



风雨并肩处，  
岁岁看花人

Fengyu bingjianchu  
Suisui kanhuaren

张晓风  
散文精选

张晓风  
— 著

我们都是花下的一时过客  
都为一树的华美芳郁而震慑而俯首

作家出版社

2522-0105-10 ; 中国 (北京)

张峰 (912) 目前状态在图

张峰 (912) 目前状态在图

张峰 (912) 目前状态在图

张峰 (912) 目前状态在图

Fengyu bingjianchu

Suisui kanhuaren

张峰 (912) 目前状态在图

张峰 (912) 目前状态在图

张峰 (912) 目前状态在图

张峰 (912) 目前状态在图

张峰 (912) 目前状态在图

张峰 (912) 目前状态在图

张峰 (912) 目前状态在图

# 风雨并肩处， 岁岁看花人

张晓风散文精选

张晓风  
— 著

作家出版社

(京权)图字: 01-2016-5525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雨并肩处, 岁岁看花人: 张晓风散文精选 / 张晓风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8  
ISBN 978-7-5063-8959-4

I. ①风… II. ①张…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0012号

本著作物经厦门墨客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代理, 由九歌出版社有限公司授权, 在中国大陆出版、发行中文简体字版本。

### 风雨并肩处, 岁岁看花人——张晓风散文精选

---

作者: 张晓风

责任编辑: 省登宇

装帧设计: 粉粉猫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10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10-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10-65004079 (总编室)

86-10-65015116 (邮购部)

E-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haozuoja.com (作家在线)

印刷: 中煤(北京)印务有限公司

成品尺寸: 142×210

字数: 180千

印张: 8.875

版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063-8959-4

定价: 28.00元

---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花树下，我还可以再站一会儿

——风雨并肩处，记得岁岁看花人

台北城南有棵树，名叫鱼木，是日本时代种下的。它的祖籍是南美洲。如今长得硕大伟壮，枝繁叶茂，有四层楼那么高。暮春的时候开一身碗口大的白花，算来也该有八九十岁了。

二〇一二年四月，我人在台北，花期又至，我照例去探探她。那天落雨，我没带伞，心想，也好，细雨霏霏中看花，并且跟花一起淋雨，应该别有一番意趣。花树位于新生南路的巷子里，全台北就此一棵。听说台湾南部也有一棵，但好像花气人气都不这么旺。

有个女子从罗斯福路的方向走来，看见我在雨中痴立看花，她忽然停下步履，将手中一把小伞递给我，说：

“老师，这伞给你。我，就到家了。”

她虽叫我“老师”，但我确定她不是我的学生。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拒绝，素昧平生，凭什么拿人家的伞？

“不用，不用，这雨小小的。”我说。

“没事的，没事的，老师，我家真的就到了。真的。我不骗你！”她说得更大声更急切，显得益发理直气壮，简直一副“你们大家来评

评理”的架势。

我忽然惊觉，自己好像必须接受这把伞，这女子是如此善良执着，拒绝她简直近乎罪恶。而且，她给我伞，背后大概有一段小小的隐情：

这全台北唯一的一株鱼木，开起来闹闹腾腾，花期约莫三个礼拜，平均每天会有一千多人跑来看她。看的人或仰着头，或猛按快门，或徘徊踟蹰，或惊呼连连，夸张他们对此绝美的不能置信。至于情人档或亲子档则指指点点，细语温婉，亦看花，亦互看。总之，几分钟后，匆忙的看花人轻轻叹一口气，在喜悦和怅惘中一一离去。而台北市有四五百万人口，每年来看花的人数虽多，也只是三四万，算来，看花者应是少数的痴心人。

在巷子里，在花树下，痴心人逢痴心人，大概彼此都有一份疼惜。赠伞的女子也许敬我重我，也许疼我怜我，她没说出口来，但其中自有深意在焉。想来，她应该一向深爱这棵花树，因而也就顺便爱惜在雨中兀立看花的我。

我们都是花下的一时过客，都为一树的华美芳郁而震慑而俯首，“风雨并肩处，记得岁岁看花人”。

那天雨愈下愈大，赠伞的女子想必已回到家了。我因手中撑伞，觉得有必要多站一会儿，才对得起赠伞人。此时，薄暮初临，花瓣纷落，细香微度。环顾四周，来者自来，去者自去，我们都是站在同一棵大树下惊艳的看花人——在同一个春天。我想，我因而还能再站一会儿，在暮春的花树下。

## 目 录

代序 花树下，我还可以再站一会儿 ····· 1

### 第一辑 只因为年轻啊

你为什么拿这一个 ····· 3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 ····· 6

只因为年轻啊 ····· 8

有些人 ····· 18

魔季 ····· 21

一句好话 ····· 27

我想走进那则笑话里去 ····· 32

给我一个解释 ····· 35

细细的潮音 ····· 43

海滩上没有发生的事 ····· 49

### 第二辑 尘缘

尘缘 ····· 53

不识 ····· 63

我家独制的太阳水 ····· 69

同巷人 ····· 72

巷子里的老妈妈 ····· 75

二陈集上新搬来的那一家 ····· 78

鼻子底下就是路·····	81
只要让我看到一双诚恳无欺的眼睛·····	84
乌鲁木齐女孩·····	87
“你欠我一个故事！”·····	90

### 第三辑 种种有情

替古人担忧·····	99
风景是有性格的·····	103
没有谈过恋爱的·····	105
情怀·····	108
种种有情·····	118
可爱·····	125
赏梅，于梅花未着时·····	127
行道树·····	129
山水的圣谕·····	131
香椿·····	133
就是茶·····	135
一山昙花·····	137

### 第四辑 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

母亲的羽衣·····	141
我交给你们一个孩子·····	146
傻傻的妈妈·····	148
我不知道怎样回答·····	150
那夜的烛光·····	153
念你们的名字·····	155
遇见·····	160
回到家里·····	162
我们才不要去管它什么毕业不毕业的鬼话·····	167
小小的烛光·····	169

## 第五辑 我喜欢

玉想·····	179
色识·····	188
愁乡石·····	199
我喜欢·····	203
雨荷·····	210
花之笔记·····	211
这些石头不要钱·····	219
盒子·····	221
谢谢·····	223
我在·····	226

## 第六辑 不知有花

画晴·····	233
不知有花·····	238
描容·····	240
月，阙也·····	246
六桥·····	249
不朽的失眠·····	252
高处何所有·····	255
秋天·秋天·····	257
错误·····	262
问名·····	267
春之怀古·····	272



你为什么争这一口气

## 第一辑 只因为年轻啊

活著的时候，就活著干一件事。

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那，才叫活着呢。不然你活着，跟个死鬼有什么两样。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那，才叫活着呢。不然你活着，跟个死鬼有什么两样。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那，才叫活着呢。不然你活着，跟个死鬼有什么两样。

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

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

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

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

活着干一件事，死也不悔。



## 你为什么拿这一个

回家之前，我去买了一些水果。

我买了一根香蕉，两个橘子，和一个泰国椰子。中秋节刚过，家里水果没吃完的还很多，随便买一点即可。今天选的三样各有理由，香蕉是因为今年盛产，大家帮忙吃一点比较好，所以买它几乎是出于道德的因素。至于橘子是因为它初上市，皮还青青的，闻起来香味却极辛烈，令人想起千年前的老苏写给朋友的诗：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只需花少许钱，就能买到季节的容颜和气味，以及秋来的诗兴，何乐不为——所以，买橘子，是基于美学理由。

而买椰子却有个非常简单明了的诉求，我口渴了，此刻已是晚上十点半，我在外工作了一整天，非常辛苦，自己带的水也喝完了，买可乐或矿泉水会留一个塑胶瓶来伤害大地，不如买椰子，椰汁甘美近酒，而且椰子壳对大地是无害的。

但我在排队付钱的时候，收账的老板娘却用非常奇怪的眼神望了我一眼，说：“喂，阿姨，你为什么要拿这一粒？”

她指的是那个椰子。

咦？这一个不能拿吗？难道顾客有义务告诉店家自己为什么要选某一个水果吗？这年头连父母都不见得敢问子女为什么要选某人为配偶了，我却竟要回答这么一个奇怪的问题。

“没什么，我随便拿的。”

付完钱，我请她帮我在椰子上凿一个洞。她凿好，替我插上麦管，然后，她转过身来，又追问了一句：“那么多粒椰子，你为什么偏偏拿这一粒？”

奇怪，原来她还没有放弃要问我真相，这一次，轮到我好奇了，“这一粒，有什么不该拿吗？”我问。

“大小都是三十元一粒，这一粒，特别小呀！”她叹气，仿佛我是白痴。“所以，刚才那根香蕉我没跟你拿钱……但是，怪呀，你为什么要选这一粒呢？”

她的年纪看起来不算小，从事这一行想必也有些岁月了，阅人大概也不在少数，看到我这种顾客不选大反选小，简直颠覆了她用专业知识归纳出来的金科玉律，所以想穷追猛打问个明白。

但我并不想挑个大大的椰子，我此刻并没有太渴，就算渴，我也快到家了，我只想有点什么润润喉而已，有什么必要花时间去精挑细选找粒椰汁饱满的大椰子呢？这跟道德的修养不太有关系，我只觉这样做比较合理而已。如果我此刻行过沙漠正午，喉干舌燥之际看见椰子摊上有大小不一而价钱一样的椰子，我大概也会拣个大的拿吧？

可是回顾前尘，我的大半辈子好像都没碰上什么非争不可或非挑不可的事，我习惯不争，可也没吃过什么大亏。像此刻，老板娘不就免了我的香蕉钱吗？也许她可怜我的弱智吧？其实她没算我香蕉钱我也是经她说明才知道的。我习惯不看秤、不复核，店家说多少我就给

多少。我不是个全然不计较的人，但生命、义理、文章都够复杂了，实在顾不上水果的价钱啊。

我当场把椰汁喝完了，那分量不多不少，刚刚够润我当下的枯喉。

##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

她坐在淡金色的阳光里，面前堆着的则是一垛浓金色的柑仔。是那种我最喜欢的圆紧饱满的“草山桶柑”。而卖柑者向例好像都是些老妇人，老妇人又一向都有张风干橘子似的脸。这样一来，真让人觉得她和柑仔有点什么血缘关系似的，其实卖番薯的老人往往有点像番薯，卖花的小女孩不免有点像花蕾。

那是一条僻静的山径，我停车，蹲在路边，跟她买了十斤柑仔。

找完了钱，看我把柑子放好，她朝我甜蜜温婉地笑了起来——连她的笑也有蜜柑的味道——她说：“啊，你这查某（女人）真好，我知，我看就知——”

我微笑，没说话，生意人对顾客总有好话说，可是她仍抓住话题不放……

“你真好——你就像我少年伊辰一样——”

我一面赶紧谦称“没有啦”，一面心里暗暗好笑起来——奇怪啊，她和我，到底有什么是一样的呢？我在大学的讲堂上教书，我出席国际学术会议，我驾着标致的205在山径御风独行。在台湾、在香港、在北京，我经过海关关口，关员总会抬起头来说：“啊，你就是张晓

风。”而她只是一个老妇人，坐在路边，贩卖她今晨刚摘下来的柑仔。她却说，她和我是一样的，她说得那样安详笃定，令我不得不相信。

转过一个峰口，我把车停下来，望着层层山峦，慢慢反刍她的话，那袋柑仔个个沉实柔腻，我取了一个掂了掂。柑仔这种东西，连摸在手里都有极好的感觉，仿佛它是一枚小型的液态的太阳，可食、可触、可观、可嗅。

不，我想，那老妇人，她不是说我们一样，她是说，我很好，好到像她生命中最光华的那段时间一样好。不管我们的社会地位有多大落差，在我们共同对着一堆金色柑仔的时候，她看出来，她轻易就看得出来，我们的生命基本上是相同的。我们是不同的歌手，却重复着生命本身相同的好旋律。

少年时的她是怎样的？想来也是个一身精力、上得山下得海的女子吧？她背后山坡上的那片柑仔园，是她一寸寸拓出来的吧？那些柑仔树，年年把柑仔像喷泉一样从地心挥洒出来的，也是她当日一棵棵栽下去的吧？满屋子活蹦乱跳的小孩，无疑也是她一手乳养大的？她想必有着满满实实的一生。而此刻，在冬日山径的阳光下，她望见盛年的我向她走来购买一袋柑仔，她却想卖给我她长长的一生，和一整座山的龃龉与谅解，以及她的伤痕和她的结痂。但她没有说，她只是温和地笑。她只是相信，山径上恒有女子走过——跟她少年时一样好的女子，那女子也会走出沉沉实实的一生。

我把柑仔掰开，把金船似的小瓣食了下去。柑仔甜而饱汁，我仿佛把老妇的赞许一同咽下。我从山径的童话中走过，我从烟岚的奇遇中走过，我知道自己是个好女人——好到让一个老妇想起她的少年，好到让人想起汗水，想起困厄，想起歌，想起收获，想起喧闹而安静的一生。

## 只因为年轻啊

### 1. 爱——恨

小说课上，正讲着小说，我停下来发问：“爱的反面是什么！”

“恨！”

大约因为对答案很有把握，他们回答得很快而且大声，神情明亮愉悦，此刻如果教室外面走过一个不懂中国话的老外，随他猜一百次也猜不出他们唱歌般快乐的声音竟在说一个“恨”字。

我环顾教室，心里浩叹，只因为年轻啊，只因为太年轻啊，我放下书，说：

“这样说吧，譬如说你现在正谈恋爱，然后呢？就分手了，过了五十年，你七十岁了，有一天，黄昏散步，冤家路窄，你们又碰到一起了，这时候，对方定定地看着你，说：

“‘×××，我恨你！’”

“如果情节是这样的，那么，你应该庆幸，居然被别人痛恨了半个世纪，恨也是一种很容易疲倦的情感，要有人恨你五十年也不简单，怕就怕在当时你走过去说：



“‘×××，还认得我吗？’

“对方愣愣地呆望着你说：

“‘啊，有点面熟，你贵姓？’”

全班学生都笑起来，大概想象中那场面太滑稽太尴尬吧？

“所以说，爱的反面不是恨，是漠然。”

笑罢的学生能听得进结论吗？——只因为太年轻啊，爱和恨是那么容易说得清楚的一个字吗？

## 2. 受创

来采访的学生在客厅沙发上坐成一排，其中一个发问道：

“读你的作品，发现你的情感很细致，并且说是在关怀，但是关怀就容易受伤，对不对？那怎么办呢？”

我看了她一眼，多年轻的额，多年轻的颊啊，有些问题，如果要问，就该去问岁月，问我，我能回答什么呢？但她的明眸定定地望着我，我忽然笑起来，几乎有点促狭的口气。

“受伤，这种事是有的——但是你要保持一个完完整整不受伤的自己做什么用呢？你非要把你自己保卫得好好的不可吗？”

她惊讶地望着我，一时也答不上话。

人生世上，一颗心从擦伤、灼伤、冻伤、撞伤、压伤、扭伤，乃至内伤，哪能一点伤害都不受呢？如果关怀和爱就必须包括受伤，那么就不要完整，只要撕裂，基督不同于世人的，岂不正在那双钉痕宛在的受伤手掌吗？

小女孩啊，只因年轻，只因一身光灿晶润的肌肤太完整，你就舍不得碰碰撞撞就害怕受创吗！